

桃

之

天天

王安忆

著



桃之夭夭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之夭夭/王安忆 著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12
(小说界文库)

ISBN 7-5321-2621-8

I.桃… II.王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92829 号

责任编辑:谢 锦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桃之夭夭

王安忆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印刷发展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9 字数 109,000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100 册

ISBN 7-5321-2621-8/I·2051 定价:2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6401314

『小说界文库』编辑委员会

主编

陈保平

副主编

郑宗培

编委

孙 颢

江曾培

邢庆祥

何承伟

陈保平

陈先法

郑宗培

修晓林

魏心宏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,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,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,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

- ◎ 长篇小说系列
- ◎ 西部小说系列
- ◎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
- ◎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- ◎ 年选系列
- ◎ 专题选系列
- ◎ 微型小说系列

「小说界文库」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录

第一章 梨花一枝春带雨	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新剥珍珠豆蔻仁	5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千朵万朵压枝低	10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 豆棚篱落野花妖	15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五章 插髻烨烨牵牛花	21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..... 第一章

梨花一枝春带雨

——摘自唐诗《长恨歌》(白居易)

关于她的出身，弄堂里人有许多传说。

她的母亲，一位滑稽戏演员——人们都这么以为，并不知道更早的说法是，文明戏演员——十三岁时，跟一个远房表哥在大世界文明戏班里唱帮腔，串串小孩子的角色。她长相是清丽的，疏眉淡眼，眼型很媚，细长的眼梢甩上去。倒也不是吊眼，而是人称的丹凤眼，笑起来先弯下去，再挑起来。嘴唇薄，上唇边略有些翘。当时正逢周璇红出来，就叫过她一阵“小周璇”。因她的长相有点像周璇，又会唱，但不是像周璇那样的娇嫩的“金嗓子”，而是沙喉咙，班子里人戏称她“水门汀喉咙”，与她细巧的长相并不符的，很是泼辣。难得的是，她会唱各地小调，会说各路方言。申曲，滩簧，滴笃戏，小热昏，评弹，淮扬大班，京剧里的老生；苏，锡，杭，甬，绍，豫，鲁，甚至于广东戏和广东话。沙沙的嗓音，高得上去，低得下来，初听吓一跳，再听听，却觉得收放有余，一点不吃力。而且口齿清楚，吐字伶俐，很得观众喜爱。十五岁时，听说有新办的戏剧学校招生，和班上几个小姊妹

一起去考。那个年龄,总是到处留心机会,不甘心现状。如她这样,红都红过了,自觉得谙透粉墨生涯,就要闯一闯了。那时节,正流行女学生的风格,她剪了短发,发梢烫髻了,向里弯。戴一副黑边眼镜,身上穿一件洋装连衣裙,苹果绿的绉纱,泡袖,镶蕾丝,横搭襟的方口黑牛皮鞋,就像女学生演剧里的葡萄仙子。不过,手腕上挂了一个白色的珠包,里边放手绢,粉盒,一支钢笔,一枚骨刻图章,还有一包香烟。这一点角儿的派头并未使她变得老成,反而有种天真的滑稽。她生来小样,与那些十二三岁的考生坐在一处,并不显得年长。考官中有一位,穿了米色西装,脚上皮鞋锃亮,却很“冬烘”地手捧一只水烟袋,像捧鸦片烟枪的手势,呼噜噜抽得水响,沿了坐成排的孩子踱过来。踱到她身边时,操一口苏白问道:小姑娘叫啥个么事?她即用苏白回敬:小狗小猫也有个名字,如何叫“啥个么事”?那考官定住眼睛,看她一时,踱了过去。因戏剧学校实际是京剧学校,招募的是京剧人才,所以她并没进得去,不过,那个问她“啥个

么事”的考官，就此认得了她。在难料的世事中，他们将再次碰头，那一回，他于她可真是有着救命恩人的意思了。

她叫过一阵子“小周璇”，又叫过一阵子“小白光”，还叫过一阵子“小田丽丽”。她学谁像谁，但究竟是跟着人后头，要仗着“小”，众人看着可爱。她形容幼稚，到十七八岁时还可权充小孩，但到底是有点勉强了。她也想改改路子，拜了新师傅，给自己定了个名字，叫笑明明。“笑”是“小”的谐音，又含有“滑稽”的意思，还冒了正传的名义，因是师傅名字里的一个字。她出了文明戏班子，去演独脚戏。那阵子正是独脚戏兴盛的时节，文明戏倒日渐式微了。她在独脚戏班里，还是串龙套，不过却没了“小”的优势，不如先前的风光。独脚戏是讲究个“噱”，她正青春骄人，内心多少是不愿拿自己做笑料，就放不下架子，“噱”不出来。虽然有了名字，却挂不出牌去，她当然要感到落寞的。好在年轻，有姿色，再有一些儿过去的名气，在世人眼睛里还是有风头的，就可平衡得失。有个老看客，从她出道以来就钟情她，就像等着

她长大,再等着她失意,这时现身了。笑明明当然不会与他当真,倒也不是看他不上,而是不能这么轻易定终身。女演员的前途既是茫然的,又是可望的,总归是个未知,晓得前边有什么等着?但是,夜里散戏后,有个人叫了黄包车等在后台门口,请去吃消夜,礼拜天里有人陪了去量裁做旗袍,替她付几笔账,一同去看电影,吃冰淇淋,听她说说女主角的坏话,总归是有面子的事。所以,两人也好了一阵。茫茫人海,难得有人瞄准她,对她忠诚,很难不动情的。但至多相拥相抱,并未有出格的事。其实女演员并不像世人以为的那样轻率,相反,可说是守身如玉。她们身在男女混杂中,又从戏文习得风月,可能是不多见怪,但却懂得身家性命全在自己一身,不可有半点闪失,于是分外珍惜。这位吃祖产的看客——凡是祖产到了上海地场,就像会缩水一样越缩越小,后世子弟又没练得任何看家本领,手头就大多拮据——这位吃祖产的,尽心尽力,换来小女明星一点真心。两边都是平凡的人,必要遵守世故人情,并不抱有奢望,

也都觉得蛮好。所以这是一段颇为平静的罗曼史，包含着理解和体贴。这段罗曼史是以笑明明去香港为结束的。

香港永华电影公司到上海来招演员，她们一伙小姊妹也去应聘。那招生处设在跑马场路上一条弄堂里边，一间汽车间。一半在台阶底下，一半齐台阶，窗户上架了窰井盖样的铁栅栏。坐在里边，只看见窗前人腿交互，扰乱着光线，里面的人脸都是花的。三个香港先生，拥在满屋的俊男倩女中间，快要看不见的样子。人多，也不及说上话，只是交上相片，走过场似地在香港人跟前照个面，就走出来了。一走出来，站在下午四时许的秋日阳光下，砂面墙上映了疏淡的枝条的影，好比是回到人间。第二次去，人就少多了，到的人都是接到通知的，女多男少，在房内坐成一个圈。导演——香港人中的一个，让他们玩小朋友的游戏，抛手绢。一支歌唱完，手绢在谁手里，谁就立起来表演节目。开始彼此还拘束着，一旦玩起来，便放开了，有学猫叫的，有学狗爬的，亦有

变戏法，玩杂耍的。笑明明认出其中有一个女生是某电影公司的女演员，演过一些配角。还有两名少年男女，是国立剧专的学生，其时抗战正剧，传说剧专也要关门停办了。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里，年轻人就更不知何去何从，无论是生计还是事业，都陷于渺茫。手绢传到笑明明手里时，笑明明立起来，表演了一出著名的滑稽堂会戏《搓麻将》，一个人包演绍兴、宁波、江北、苏州四个角色，活龙活现。那三个香港人中间其实有两个是江浙人，所以就听得懂，即便听不懂的那一个，但见娇小玲珑的一个人，能如此爽利有趣，也心服口服了。就这样，笑明明成了有幸考取永华电影公司的四女一男中的一名，不日启程赴香港。那时节，香港在上海人的眼睛里，几近蛮荒之地，落后得很。如笑明明这样，只跑过上海周边小码头的人，以为除上海外，都是乡下，就更把它想成不知道多么土俗的地方。所以，她准备有两大皮箱的衣服，因为要等几件旗袍完工，还推迟一班轮船，落了单。但她到底是早出道，在大世界这样的地方，什么三

教九流都见过，就不怯场，一个人坦坦荡荡上了路。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出门，自然会有人来献殷勤，两个大皮箱，她几乎没有沾过手，就进了三等舱。有两个去香港转道夏威夷读书的男学生，一个跑单帮的商人，甚至还有一个葡萄牙的白人，轮流陪她吃饭，说话，看海景和船上的电影。一周的旅途非但不寂寞，还过得很得意。只是越近香港气候越潮热，浑身黏滞得很，好像在澡堂里，却没有出头之日。下了船，两个大皮箱自然又上了出租汽车的后车厢，她只将自己翩翩然地入坐车后排，招手与客中伴侣告别，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推上车门，尽最后的义务，然后车驶入香港的街道。

即便在那个时候，还是战时，香港的夜晚就显露出旖旎的风情。街道是倚着山形逼仄地上下弯曲盘旋，房屋忽出忽没，灯光忽暗忽明，有一种诡谲的美丽。随了渐渐适应周遭的光线与环境，两边的街景变得清晰具体，竟是破败陈旧，多有上海四马路那样的骑楼，骑楼下黑森森的，散发出鱼和土货的腥气。出租汽车按了乘客

给的地址停在一幢公寓楼前，笑明明下了车，搬下行李，这时候就真的只剩她自己了。她也不怕，一手提一个皮箱，走入公寓楼的门厅。谁要是见着这样时髦的小姐，登着高跟鞋，却轻巧地提了这么沉重的行李，一定会吓一跳。她走入门厅，被一个老伯拦住了。老伯上身穿一件浅灰制服式短袖衬衫，下边却是一条短裤，脚上趿着木拖板，呱呱地敲着瓷砖地面，走出来问是哪一户的客人。笑明明听得懂一点广东话，甚至还能应对几句，告诉他找几座几室，什么公司。接下来的话就听不懂了，待反复问过几遍，老伯又反复解释几遍，笑明明只觉着头脑糊涂。一周的海上航行没有晕船，此时却支持不住了。她放下箱子，一下子坐倒在箱子上，定住神。老伯先进去，复又出来，手里拿一盒龙虎万金油，让她搽一点。她用手挡开了，只是向老伯要杯水。水端来了，她仰脖将水喝干，然后问老伯附近有没有旅店。老伯指点给她一处，她立起身拎了皮箱就走，尖细的鞋后跟笃笃笃敲着地面，一转眼不见了。